

御批

通鑑輯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南北朝

辛齊和帝寶融中興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

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達總府州事憺字僧達守曼城

附近大城之壘

于烈拒禡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降威微橫不能救過初終志若霄壤會身稱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

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

烈為恆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策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

庶務委之左右于是倅臣姑皓字禽并趙修字敬業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主由是益疎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

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

為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寶卷為涪陵王

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兵救之屯巴口

巴水入江之源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黃岡縣入江

六月西臺陵在西遣庶闢文勞衍軍督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於魏衍曰若郢

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

在漢陽府黃陂縣東

南行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

城名在漢陽縣東

郢城降衍以韋馱行郢府事郢人安之

先事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冲與竟陵太守房僧寄赴力拒守會冲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

子孜與諸將議降冲故使房長瑜曰前

使君忠實昊天郎君但當守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遂以郢城降

張

陵太守房僧寄赴力拒守會冲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

子孜與諸將議降冲故使房長瑜曰前

使君忠實昊天郎君但當守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遂以郢城降

冲字思約  
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厚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流窮極奇麗

石皆

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從之於治中立市使宮人官者共為襍販以瀟貴妃而市令自為  
鋪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頃左右詳云見先帝大嘆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納旅  
為高宗形北向斬

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名選等誅諸姦倅廢寶卷會寶卷

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如法珍每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卽位於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丘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后母立第於此因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逸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屯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為然乃命

衆軍即日上道

緣江至建康凡磧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私策遂為圖畫如在目中遂克尋陽

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咸

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爲江州伯之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行曰伯之首識及其猶豫急往逼之

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東甲譖罪初巴陵王子雲之亂司馬肅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

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越之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爲餘州刺史

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宣行事衍留鄭紹叔守

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本武請築洛陽三百三十三坊各坊三百步白雖有暫勞無益永息訛聲

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騎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

等進頓江甯擊破季居士於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

白板橋在江甯縣西南李居士等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城塹拔柵曾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步兵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字德重廣之子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行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擊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墮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頴胄卒

謚武

頴胄既卒因是衆望盡歸于

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頴胄之命引兵破缺口進至上明頴胄遣蔡

道恭相之相持不決顯胄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危衆潰而降

上明注見前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

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

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圍乃皇天授我之曰臣乞弱帥步騎三萬直至泗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

今襄陽府鄧城縣東有

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

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貲之子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

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

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於赤城齊人敗績

赤城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摩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

即此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

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以金銀為鑑寶飾以孔畫取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子常衆情怨等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謀弑寶卷使後閭舍人錢彊夜

王志既不肯名

則當猶難即不  
殉難亦寡官

遣去按營閱閱

適見其眷生取

巧且此與晏晏

之監崔氏同一

竇曰非真則正

也

開寶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令德殿作筆。兵入斬之。復召僕射王亮字奉南  
從父弟。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勅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餘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嘗為皇太后明帝第號曰宣德宮。即位。出居詔林。王故第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寶卷為東官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始後曰亡者指後主。乃并法珍等誅之。

齊太司馬執豫州刺史衍馬仙碑

字靈扶

吳興太守袁昂

字千里

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

仙碑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碑斬于軍門。以徇。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

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音主。未足為忠家門。屠及建康。平豫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

已。非表裏可

比。況自以不去

為忠而還兵出

降。謂為全其孝

語尤尤。追王

以二義士目之

史家後為稱美

豈是扶翼世教

至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諭衍天監  
午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

九錫。尋立蕭而已。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防為記室。參謀議辭。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恩。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

雲約同督連謀  
罪惡相等而約  
之自委先人其  
眷友僉似更  
甚于雲然若草  
身事而朝復心  
無恥臣而且不  
知守尚何友誰  
之足云

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宣復有大方更同公作賊。行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行曰：卿明早將休文更和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詣焉。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請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左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沈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

頗妨政事。

范雲為言未從。

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

雲曰

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資茂行許之。賜雲六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

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

衍以齊湘王東寶脭

安陸王

好文學

之子

忌之。

詔為謀反。

并其弟寶覽。

寶覽

殺之。

至是復殺

邵陵王寶攸。

晉熙王寶嵩

字智靖。明帝第十子。

桂陽王寶貞

明帝第十一子。

待以客禮。

寶寅請喪君

斬衰之服。登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

以蕭憺為荊州刺史。

荊州軍旅之後。

公私空乏。

憺厲精為

治。

廣屯省力役。

存問兵死之家。

供其困乏。

自以年少居重任。

謂佐吏曰：

政之不臧。

士君子所宜共憐。

吾今開

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曾無留畫。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

是為梁高廟。

廢齊主為巴陵王。

遷太后于別宮。

封拜功臣有差。

凡七主合二十二年。

衍位于梁。

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

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

蕭晉之應元節  
惟月一人當  
時世道人心可  
知矣

賦等於徵不至  
無讓賞之卒  
之皆不能自固  
其節是具一時  
矯語高亦詐  
而已矣真率延  
嘉謂葛盈勝之  
風江東尚也

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弟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弑巴陵王子姑劉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晉侍中令七世孫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從王居之沈約

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福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玉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布長子為巴陵王使

奉齊祀

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得傳生

賦等於徵不至

梁徵謝朏何肩不至

梁徵謝朏何肩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肩點終不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竊民注赤石也詔曰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達究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忘

欲有橫議

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

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梁主身服幹澀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良史務選廉平

青召見於前局以政

道小縣令有能選大縣大縣有能選二十石內是廉能莫不知勤

木函肺石雖仍

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

五鼓

誠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明目達聽之意

然徒勞未嘗無効苟善武身

為具足者蹟種種具非可權

繫數以開言路宜言者重有大

于此者乎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

兵敗奔魏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王者豫章鄧縕為別河南諸縕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

朱龍得軍為參並乘伯之憲闇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縕伯之不受命縕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縕等共贊

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許為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內史

王觀信度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

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縕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

字仲思南  
郡當陽人

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

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悉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

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

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還建康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鐘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

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每通施三

絃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

黃鐘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

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

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強

中間十律以是為差

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強

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

相中又制十二笛

竹之屬漢武時郎仲所作黃鐘笛長三尺八寸

應鐘笛長二尺三十中間十律以是為差

以寫通聲飲

去聲韻會舉古鐘五律並皆不差

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

宮商角徵羽及慶宮變徵

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鑄鐘

特縣者以編鐘八縣也上下各編磬亦十六枚

衡鐘

鐘大於鑄鐘之附

凡十六磬

縱

至是始設十二鑄鐘辰之位各

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磬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

大鼓也一名植鼓

植木而旁縣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

字德

為太子統生五歲能偏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水斗五千民多飢死

梁天監二年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

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

配兵一萬令屯東城

法見以伯之為江州刺

史屯陽石

城名在今潁州府霍丘縣南亦曰羊石城

俟秋冬大舉寶寅明

謂明旦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醉色纏衣未

嘗嬉笑。

梁頒新律。初梁主命刑定郎蔡法度

濟陽人

益舊律。至是書成。律二十卷

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字修仁東海郡人

將軍周捨

字昇逸朗族孫顯之子

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

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節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像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雖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朏為司徒。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

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析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略蕭寶寅陳伯

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見前

為三柵。元英勒兵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

澄命統軍党法宗

党氏出自西羌世為羌豪

分兵擊東關。

見前

拔關要。

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潁川

宋偏郡後廢故城在今

州府巢縣東南

大峴山名

和州含山縣東北

三城白塔。

嵩名在霍山縣東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有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陵。

見前

巢縣南

牽城。

在霍山縣北

清溪鎮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陵。

見前

城陽遠斤堠如敵將至。

衆頗笑之道根曰。

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

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

魏人見其意甚閒暇。

戰又不利。遂引去。

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官於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

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

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

先決後聞。

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

沃野鎮將世父與懷通婚。時於勳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情。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効奏免官懷朔歸。

將元尼領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

命之短長。繫卿之口。

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伏之

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充東北

沃野漢縣後

吉翂力卻舉孝

不肯因人取名

是矣然其獄果

被証陷自應公

家為之昭雪豈

當時未之剖正

而致翂請伏寧

然曉曉詰問

非正直固縱

奏事嘗以歲時

極鮮不聞大禹

請代為斷據三

尺者不可不知

梁吉翂字彥霄，馮翊人。請代父死，梁主赦之。吉翂父為原鄉人，後漢縣人。湖洲府孝豐縣人。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

徒流，胡蓮勺入請代父死。

梁主殺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

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

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

送糧。

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邀之戰于邵陽，見前）

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

中元暉

字景蕤，常山王素之孫。

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

魏主。

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重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諧云：「詳暗諒

逝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東武城人，使彈詳，怡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閹禁之。詳遂暴卒。先是

雜錯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也。」而石顯沈訢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雖難故化為雉，但頭冠未變，蓋邕以為雖身

已變，未至于頭面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頃冠或成爲患。」

大是後，竟中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難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頃相類，誠可畏也。且足眾多，亦難下相扇助之象也。而

赤大足，利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闢主觀之而懼，所

以致禍。或者小亦有自賤而貴歸，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顧陛下進賢拙法，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

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

邢巒

字洪賓  
人頭之孫  
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而先

帝深鑿窖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幕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月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祭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

勝詔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道恭病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依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餘恨遂卒靈恩代之城守

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

還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土稚山稚山即大木山在汝南府西陽州西北山分命諸將伏

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其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深兵

射水洞其左股水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水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軍中莫不壯之

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

返蔡靈恩勢窮遂降魏魏三關一曰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曰武陽關亦曰武陽即春秋百厲關

亦曰百厲關若秋大隧俱在信陽州

戍將亦棄城走初魏

南安王楨景穆帝之子以預楊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以豫州置司州移鎮開南

龍城關隋為本蘭縣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懷至雲中柔然遁去

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期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梁襄曾居櫛櫛之風日事立學  
魏開國之初頃用已為散俗元

己酉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王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

聚徒而無濟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見雜略乃習於  
虛文隨事汙穢  
亦弗思之甚已

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衣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

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

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肩受業

齊永明中肩乘國子祭酒遷東山隱居教授人命肩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連以郡叛降於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逐取梁州初梁夏侯道連從裴叔業鎮壽

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連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

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三十九人等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

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祜代之足聞之不悅轉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乃舉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祜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精藝之子殺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平之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

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邊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趣以反梁主疑馬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請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便讓淵藻貶為將軍卽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謹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橋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謹平

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爐落淵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

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者注謂以修德殷道以昌今當作高宗

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

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

字宣達，世祖弟，帥師伐魏。

注見前

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擅始

年雖大有其能

毅取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

耳史家紀載失實多采可信即貴有之焉行何德而致是邪

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西梁天監五年歲凶正始三年春正月

魏邢肅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忌武興不能久為外藩，乃扇動羣氐，推紹先為帝，國號關城。陽平於是。

魏邢肅遣傅暨、賀濟、河人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

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擅始

是乃滅之

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

字希顏，吳興人

為書遺陳伯之。

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

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容諸己外，受流言，況速禍禍以至於此。

主上屈法申恩，否舟是漏將軍松柏不齒，避安居高臺，未傾委尚在焉。

江

黑之中燕巢於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園之旅館，感生平於伯之得書，即於專陽擁篲歸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

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

在山西解州東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元年

景明

御史中尉甄琛

字思伯，中

上

表請弛鹽禁。

環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司之官，為之灤禁，蓋收之以時，不使牧賦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恩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

而吝其鹽，猶當有產生而惜其一物者也。今縣官墮濱河東鹽池而收其利。

詔下八座，置八座以擬議錄尚

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詔下八座，具前

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為宜依營禁。

勰等言環之所陳坐誣，則理當行之。刑事闢愛人，故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

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為日已久，今而廢之，一行一改法，若奏議參論，理義宜如舊式。

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為富彊所擅，乃還收之入公。

景明

富時就輒其弊，則南畝之農夫不

力，育然有餘其為，益已多半若不

富時就輒其弊，則南畝之農夫不

獲沾事末之利而  
國用既敝財斂漸  
加亦必至之勢也  
凡為政者止求是  
安民而已何必

以美名自居哉

近生狃於管子

者養富國之說

疑推政為厲民

觀此他無滋弊

民與官交受其  
困可知食貨之  
經未可因任自  
然矣彭城所謂  
坐談理高可謂  
確論

陽王雍

字思穆獻文帝子

清河王擇字宣仁孝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

明帝神龜元年更罷

立造於西魏孝武帝永

熙之又凡數夢云

胡三者曰靈表馳鹽禁通鑑目錄標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益環議行於景

世明初年隨格景於明四年正始三年而復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

靈環傳俱與胡氏相合固依其次以叙井節採食貨志統紀元魏鹽榷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

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齊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并肆魏置永安郡治今山西忻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

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此故曰梁郡

小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潁北徐州京口南徐鍾

北徐刺史昌義之

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馮攻小岘未拔出行圍柵

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馮欲擊之諸

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

馮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亡其城自拔

衆猶遲疑馮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草馮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

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肥馮

夜堰肥水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面臨

城中人皆哭遂潰

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

馮體素羸未嘗跨

興督屬將士勇氣無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

馮恐違重居前身乘小輿船後魏人畏馮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廬江

太守裴達光魏羊石霍邱六月青龍刺史桓和克朐山固城張唐絕進趣彭城兵不利

東陵在潁州府霍邱

縣西北濱淮羊石即陽石固城即五固

注俱見前裴達光字淵明河東聞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

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

魏詔邢齊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

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達光曰是行也固敵是求向難之

避馬仙碑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

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

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

魏人知宏不武遣以巾帽且取之

但畏虧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

南北朝卷四十一

韋虎虎謂韋叔亦自愧數諸軍  
遣裴邈分軍取壽陽臨川王宏不聽會夜暴雨軍中驚  
公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

聞宏已逃亦皆引退宏東小月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敵營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烏

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慨以對淵故蕭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磾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磾

引兵會之磾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宵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

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侍中盧昶素惡卿使申尉崔亮辟繕幽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暉言於魏主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鐵虎將軍飢餓侍申暉尋逐吏部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通者謂之市曹盧相字叔達廩世從子

丁亥梁天監六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

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柵樹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

抗禦

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廬之人未及回以土堵之倒而墮湖衝車所撞城上頽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盡復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

一日戰數十合前

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兵還英表請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

鍾離

救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韋叡將江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

餘步馮

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功力也謂計夫之力而布之工作也

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

精新軍容甚盛

魏軍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載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共乃退

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船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

道根等身首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昌義之後不順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宗叔爵邑義之等賈各有差雖有司奏英實宜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時高貴嬪肇弟偃之女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史王顯人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用，失于療治，時人亦以為承肇之意云。

尹起革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弑高肇既為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弑逆不出於肇，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其為肇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

戊  
崇天監七年  
子  
魏永平元年

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

班多者為貴。

十八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搜求才能而薦之於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皇后。

後既立，高肇益貴重。

用事多變更。

先朝舊制削秩黜動臣。

怨聲盈路。

羣臣宗室皆下之。

唯度尚書元匡。

字扶陽平王之子

與抗衡。

先造棺，置廳事。

欲輿棺詣闕，論肇罪。

自殺以諫。

肇惡之，會匡與

劉芳字伯支，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

匡表肇指鹿為馬。

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

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

諱曰

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為公。

及是卒。

景宗之自鍾離還也，梁主於華光殿與羣臣宴飲，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

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詰？

景宗求作不已，時謂已盡止休。

沈約賦韻，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

去時，免女悲，解來宿。

競借問路上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已，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魏京兆王愉。

字宣德，孝文帝子。

反信都。

魏主遣尚書李平。

字雲定，崇從弟。

討愉執之。

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

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

屢辱，潛懷愧恨。

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訴言高肇弑逆。

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

偷之叛雖寧敷  
然既為亂臣  
則罪在不赦魏  
主乃以私恩曲  
宥之失刑甚矣  
及高肇陰憾威  
權以沖怨又  
復置不聞謂  
魏主非木偶可  
乎

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搆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與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禪平陰截官。謂隱匿叛黨之應沒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齋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而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魏正始初改南司州曰郢州治義陽。叛三關。前注見降梁魏遣兵擊之。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戍

主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

京兆王愉反復，英封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亦叛

。

梁豫州刺史馬仙琕造兵助之。魏主以邢騫行豫州事，用兵擊早生時，魏郢州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

堅守。中山王英以弟少屢請益兵，弗許。英遂與儻共攻懸瓠，克之。斬早生。英乃趨義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

。

刺史婁悅、嬰城共守。豫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

力出群下，問之，執政賞遂不行。魏豫州治汝南。前司馬悅字廣宗，楚之之孫。辛詳字萬福，詔先之孫。

。

己未，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王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

。

字明哲，高陽新城人。

說始服大裘。

。

禮周。

。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說本荒唐，許懋說之當矣。至云凡主不德，封禪則追辨而害于理。豈錦文記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鄭謂鄭康成鉤命決緝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

梁主嘉納之，因推行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